

## 附录二 合浦廉政文化文献选编

汉

### 珠还合浦（节选）<sup>[1]</sup>

谢承

孟尝迁合浦太守，郡不产谷而海出珠宝，宰守贪求不知极，珠遂渐徙于交趾。行旅不至，民皆饥死。尝革易前敝，求民病利。不逾岁而珠还。

### 珠还合浦（节选）<sup>[2]</sup>

范曄

（合浦）郡不产谷实，而海出珠宝，与交趾比境，常通商贩，贸籴粮食。先时宰守并多贪秽，诡人采求，不知纪极，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。于是行旅不至，人物无资，贫者饿死于道。尝到官，革易前敝，求民病利。曾未逾岁，去珠复还，百姓皆反其业，商货流通，称为神明。

晋

### 宽合浦珠禁疏（节选）

陶璜

合浦郡土地硗确，无有田农，百姓唯以采珠为业，商贾去来，以珠贸米。而吴时珠禁甚严，虑百姓私散好珠，禁绝来去，人以饥困。又所调猥多，限每不充。今请上珠三分输二，次者输一，粗者蠲除。自十月讫二月，非采上珠之时，听商旅往来如旧。

唐

### 投珠于泉（一作沉珠于渊）

独孤绶

至道归淳朴，明珠被弃捐。  
天真来照乘，成性却沈泉。  
不是灵蛇吐，非缘合浦还。  
岸傍随月落，波底共星悬。  
致远终无胫，怀贪遂息肩。  
欲知恭俭德，所宝在惟贤。

## 珠还合浦

邓陟

至宝含冲粹，清虚映浦湾。  
素辉明荡漾，圆彩色玢璠。  
昔逐诸侯去，今随太守还。  
影摇波里月，光动水中山。  
鱼目徒相比，骊龙乍可攀。  
愿将车饰用，长得耀君颜。

## 赋得水怀珠

莫宣卿

长川含媚色，波底孕灵珠。  
素魄生蘋末，圆规照水隅。  
沦涟冰彩动，荡漾瑞光铺。  
迥夜星同贯，清秋岸不枯。  
江妃思在掌，海客亦忘躯。  
合浦当还日，恩威信已敷。



## 题廉州孟太守祠堂<sup>[3]</sup>

陶弼

昔时孟太守，忠信行海隅。  
不赋蚌蛤胎，水底多还珠。

## 海角亭

陶弼

骑马客来惊路断，泛舟民去喜帆轻。  
虽然地远今无益，争奈珠还古有名。

## 寄题还珠亭

陶弼

合浦珠还旧有亭，史君方似古人清<sup>[4]</sup>。  
沙中蚌蛤胎常满，潭底蛟龙睡不惊。

## 追和戊寅岁上元

苏轼

春鸿社燕巧相违，白鹤峰头白板扉。  
石建方欣洗踰厕，姜庞不解叹蠨螋。  
一龕京中嗟春梦，万炬钱塘忆夜归。  
合浦卖珠无复有，当年笑我泣牛衣。

## 题冯通直明月湖诗后

苏轼

老行清篇墨未枯，小冯新作语尤殊。  
呼儿净洗涵星砚，为子赓歌堕月湖。  
闻道泮江空抱珥，年来合浦自还珠。  
请君多酿莲花酒，准拟王乔下履凫。

## 海康书事十首（节选）

秦观

其十

合浦古珠池，一熟胎如山。  
试问池边蟹，云今累年闲。  
岂无明月珍，转徙溟渤间。  
何关二千石，时至自当还。

元

## 送顾仲父赴广东市舶提举

潘纯

合浦明珠久不还，使君风采动群蛮。  
蛟人把臂来城里，荔子堆红出坐间。  
江映蕉花鹦鹉绿，雨昏榕树鹧鸪斑。  
昔年骏马经行处，父老那知得重攀。

## 重建海角亭记

范梈

欽。廉僻在百粵，距中国万里而远，郡南皆岸大洋，而廉又居其折，故曰海角也。有亭在城西南隅，昔人以是名之，岁远代易，废已久矣。延祐三年秋，余使过郡，访其地，得于荒芜乱水之间，欲复之未能也。属之郡吏，曰诺。明年，来告成，请记之。夫土木之靡，工人之用，虽未获谄，至于云霞之映带，岛渚之出没，梦寐所历，犹见其处，亦殊方之胜概也。然廉为侯邦，亭有地胜，居是者虽拥高爵厚禄，亦往往有悲愤无聊之感者。何也？盖常因是而忆之，地里僻远，复加瘴疠，自古以来，非谪徙流离之士鲜至焉。以吾无为而得之，宜其人之戚尔也。抑尝推昔朝廷之于士大夫，苟非甚过极恶，未尝不欲曲受而优容之，万不得已，则又非深放远屏，无以启其摧痛自反之忠，古之人臣，思尧君而心魏阙者，每倦倦于畎亩之间，江海之上。彼萧墙之内，固有负不扶不持之忧者多矣。然则甚疏之者，乃所以甚亲之也。于此，见圣王忠厚之至也，而居者从未思也，思而或未之求也。

寓斯土而登斯亭者，有能驱去流俗之态，涵养孤忠之气，把酒赋诗，凭高瞰远，反而求之，何往而不得所适哉，又岂独夸结构之华，从临眺之乐而已。于是记之，俾刻亭上，后之览者，其不参有所感发矣乎？前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、今授将仕佐郎、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管勾、承发架阁库兼照磨高平范梈文。承直郎、金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事燕山大都题额。

## 海角亭记

伯颜

古合浦，汉名郡也。地属南海，乃百粵之分。韶广以西，朱崖以东，水万折而归之，故以海角名，其涯涘未易量也。唐改郡为廉州，何哉？盖谓汉有孟尝守，政善革弊，珠徙复还，因易廉名以取律贪之义焉。自是，牧是邦者多京师人物，或以名节著，或以德行称。其为政之最者，有七贤守，孟居其先。邦人爱慕，立祠岁祀，到今不忘。宋改州治于海门镇，复为廉州，领廉州合浦军事，为中州，隶广南西路。

夫如是，概不可以僻远论。考之图志：廉之境土称善，民俗称淳。询人才，当时则有水部侍郎、王宫教授，继而掇巍科，陟上庠者，代不乏人。采土物，则有盐生于潮，可以充国用之须；珠产于池，可以广土贡之入。至若有城壁为之藩屏，有官府为之纪纲，虽临而交趾，交人俯首不敢窥，濒而大海，海寇垂尾不敢犯。其为海角也，假曰：“去天万里，孰得而眇之欤！”昔人以是名亭于城之西南隅。陶弼有诗云：“骑马客来惊路断，泛舟民去喜帆轻。虽然地远今无益，争奈珠还古有名。”诵其诗则知名存而不没者系乎人，势穷而有通者系乎地。惜乎亭址芜而铭石缺矣。谁其兴之，谁其废之，有以作之，无以述之，悲夫！

逮至元朝启运，四海混一，别广西暨海之六州三军，析而隶海北南道，改本州为路，总管府亦属焉，而廉之名如故。向匪天相地灵，何以流芳于千百载之下而不坠耶？延祐丁巳秋，本道分宪按治，访郡耆老，讲求还珠故事，金曰：“海角有亭，为此设也，今废也久。”乃勉之，仍旧贯。亭成，请志，以俟来者。延祐七年庚申夏，予钦承宣命，来从京师，任居牧长。莅事之始，稽古因革，询民利病，允可兴除者，次第举行。一日公暇，临斯亭，览风土，慨然激思古伤今之叹。视亭虽兴，□陋弗称，非所以光前显示后也。或□□□亭之北，疏导州江，绿云水绕。亭之西南，旧有金波桥，岁远亦废，民每病涉。于是谋诸僚属，相协经理，与亭并增广之。乃率先捐已用，不费官工，不妨农口。

毕成功千里之奇，观夫亭以地胜，古人之取其水光月色，上下辉映，足以临流赋诗，对月把酒，一时之乐耳。仕宦而家于万里之外，宅千里之寄，不思为国计，不思为民忧，而希一时之乐？兴尽悲来，曾无感乎？噫！汉一孟守，奚为而得名声于南粤之简哉？后之登斯亭者，有能剔垢磨光，扬清激浊，宁忠心以报国，毋顾身以忘民，胡功不成，胡名不立，罔俾有邦专美孟尝，于是乎记。时至治壬戌孟秋吉日，奉议大夫、廉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伯颜重建。

明

## 登海角亭

汪广洋

海角固云远，人生罕见闻。  
一亭开瀕洞，四壁动尘氛。  
月暗鱼龙伏，天晴岛屿分。  
比来舒老眼，浩荡气凌云。

## 太守箴<sup>[5]</sup>

刘之龙

维明运昌，万里职方。贵山富水，咸入版章。  
建邦置守，肇于庄皇。守称牧伯，古并诸侯。  
秩二千石，下邑缀旒。朱旆熊轼，五马优游。  
召父杜母，汉为循吏。渤海颍川，蒸蒸平治。  
五袴歌成，两岐麦瑞。河北渡虎，合浦还珠。  
蒲鞭化洽，竹马信孚。甘雨随车，卧辙载涂。  
帝咨民艰，实重师帅。岂以遐荒，德泽疏室。  
眼前赤子，乡邻同室。鸟言卉服，上世淳风。

带牛佩犊，化导之功。夙夜匪懈，其政自通。  
畏彼四知，坚此素节。一鹤相随，悬鱼比洁。  
酌泉而爽，勿溜于湟。东海严卿，晋阳臧彪。  
德让君子，鸾凤其俦。惟胞惟与，疴痒嗅咻。  
三代斯民，直道无斲。何武去思，冠恂愿借。  
一体惟怀，谁其有隔。我思古人，视履不愆。  
子况异等，文翁育贤。休声浹兹，吏治斡旋。  
噫嘻小子，麟符斯辱。画诺是资，素餐惟局。  
爰疏鄙箴，诵言司仆。

## 珠池叹（并序）

顾梦圭

廉州平江、青鸾、杨梅乌坭、断网等池，雷州乐民池，产珠地也。先朝率十五六年，或十年一采，始得美珠上供。迨者三年再采，珠已竭矣。所得皆碎小。藩臬有司并受诘责。不知此物生息甚难，取之太频，安得圆美？每采，费舟筏兵夫以万计，顽悍之民，因缘为盗。今雷、廉凋敝已极，采取不止，将有他虞。余承乏摄此事，僥议复采，当疏闻圣明，必不以无益害有益也。

汉家嫔嫱无丽饰，南海逍遥养泉客。  
昭阳新宠斗新妆，照乘之珠苦难得。  
孟尝美政龚黄班，今人反怨珠来还。  
玺书三年两颁降，骊龙赤蚌皆愁颜。  
往时中官莅合浦，巧征横索如豺虎。  
中官去后玺书来，谁诉边陲无限苦。  
野老村童不着祥，四山戎马夜纷纷。  
竹房无瓦瓶无粟，犹折山花迓使君。

## 题还珠词

俞大猷

先是合浦珠去，遂罢采。及公为令，珠还，邑人祠之。而采珠之役复兴，为廉民苦矣！合浦珠还事亦奇，廉民从此患疮痍，谁能为我逐珠去，我与斯民共视之。

## 还珠亭记

李骏

合浦古郡也，今为县，隶廉州府。旧有亭曰还珠，盖以表孟尝之异政也。亭在今府治东北还珠岭下。屡经兵火，漫不可识。景泰五年，郡守江右李君逊始构地于稍南而作新之，既建亭其中，又立祠其后，工力费用皆措置有方，民悉欣然从事，无有怨咨。经始于是岁之冬，落成于明年之夏。适予按部斯郡，遂以记。

请予惟州郡守吏，秩不贵于诸侯而势等尔。诸侯始封其地，大者不过五百里，小者仅百里而已。今郡地至于千里，州犹不下数百里。俗之登耗，政之巨细，金谷之出纳，教化之张弛，皆悬于长吏之贤否，故以择吏者慎之。方汉室既东，政尚督责。当时之为郡者，率皆衄于货宝，专务诛求。由是含胎孕珠之蚌亦皆苦之，而徙于他境，为政之弊，一致于此，尚何望其有所建明哉！独孟君之来也，去其害而兴其利，通其政而和其民；礼乐教化之具毕修，愆伏凌苦之灾不降。由是人无瘡札，物无疵疠，虽池中产珠之蚌，尝徙于他境者，亦皆感之而复还。夫以无知之微物且然，矧民吾同胞者，在当时宜无不被其惠爱矣，民无不被其惠爱。凡政之悬于郡长者，亦无不建明矣。若孟君者，诚可谓东汉守吏之最，而足以师表百世者也。

今去孟君几千百年，而人之思孟君者同于一日，则知善政之感于人心，殆千载一时而未尝有所见也。今李君能因民心之所同，而复新斯亭以示劝，因表其义以励俗，则其为政亦未必不取法于孟君焉。

## 七贤太守祠

吴礼

郡以廉名，太守所致也。古有廉山、廉泉，故自东汉以来皆选廉士为郡，名实相应，遂改合浦为廉郡焉。府城东偏立七贤太守祠，列位奉祀曰孟曰谢曰苏曰颜曰丁曰高曰季，皆前代德泽施于民，相传祀事而不能忘也。志书毁于兵火，无以考据，唯珠还合浦著载方册者，孟尝也。每遇水旱灾寇，郡人祷之应如影向，岁久祠宇倾圮而木柱尚存，至正庚寅春，通守龚侯来莅是郡，首谒祠下，念前贤遗泽，惕然于怀，欲兴废而鼎新之，疑六贤不知名谥，旧无繒像，岁时典祀无以致如在之诚，咨嗟久之。余始视事之曰，侯以是告余曰：不然。前代立祠褒封，郡人事之久矣，宜神明之佑人也，如星月之在天，风雨晦冥，宜人莫之见而照临之，德未始不及于人者也，又何待睹容光而后瞻拜哉。昔萧敏中为建阳县令，问邑之先贤，得陈师道、陈仲修、游定夫皆以文学风节称，立三贤祠而祀之，去职之后，邑民思萧令之贤足以配三君子者，遂更其榜为四贤堂。为令侯追慕七贤之遗风，重建祠宇，使郡人得专祀之，他日必有思侯之德陈而榜为八贤，报侯之德于无穷也。侯文名殊奴，字仲晔，京师人，廉简易直，无愧于七贤云。

## 乞罢采珠疏<sup>[6]</sup>（节选）

林富

臣日夜惶惧，窃以官何为以此时而议采珠也？何不以珠之不可采告之陛下也？盖珠有不可采者三：一日理，二日势，三日时。不可采而不采，陛下之心也。知其不可采而不为陛下言之，臣之罪也。臣闻之，书曰：不作无益害有益，功乃成；不贵异物贱用物，民乃足。夫不害有益，无益且不可作也；不贱用物，异物且不可贵也。但无益之作，未有不害有益者；异物之贵，未有不贱用物者。盖持衡之势，此重则彼轻。圣人审轻重之理，终不以此易彼也。故尧舜抵璧于山，投珠于渊，正为此耳。且自有珠池以来，祖宗时率数十年而一举，天顺年曾一行之，自弘治年始一行之，自正德年又始一行之。夫祖宗时非不用珠也，而以为无则不必用耳；非不采珠也，而以为不可采则止耳。陛下法尧舜、法祖宗，而偶不得推类于此，必有大不当于陛下之心者，此臣所以断之以理而知其不可采者一也。

且珠之为物也，一采之后，数年而始生，又数年而始长，又数年而始老，故禁私采、数采所以生养之。自天顺至弘治十二年，珠以成老，故得之颇多。又自弘治至正德九年，珠半老，故得之稍多。自正德至嘉靖五年，珠尚嫩少，故得之甚少。今止隔二年，尚未生长，恐少亦不可得也。五年之役，病死者几人？溺死者几人？而得珠几何？或者谓以人命易珠。今兹之役，恐易以人命，而珠亦不可得也。此臣所以度之以势，而知其不可采者二也。

臣又体得广西地方盗贼纵横，蛮僚盘据（踞），田土荒落，调度频繁。凡宗室禄米、官军俸粮，大半仰给于广东。近者，斯田之役，其取之又不止十之八九，故广东者，广西之府藏也。府藏空则人命危矣。目今岭东岭西两道地方所在，饥民告急待哺，申诉纷纭，盗贼乘间，窃发馈饷，自贍不暇，而广西夷落，万一靡宁，则调发转输又未有息肩之期。而于此时复以采珠，坐令某府某县派银若干千两，某府某县派夫若干千名，某府某县派船若干百只，诚恐民愈穷而敛愈急。将至无所措其手足，而意外之变难保必无。此臣所以揆之以时，而知其不可采者三也。

夫圣人之举事，本之以理，而乘之以时势。理者，事之经也；时势者，事之因也。理则可，时势则未可不可也。理则不可，时势则可不可也。而况理与时势无一可者，故臣敢断以为不可，而知陛下亦必以为不可也。昔汉顺帝时，桂阳太守文砮献大珠，诏却之曰：海内颇有灾异，朝廷修政，大官减膳，珍玩不御。文砮不竭忠宣力本朝，而远献大珠，以求幸媚，封以还之。元仁宗时，贾人有售美珠者，近侍以为言曰：吾服御雅，不喜饰以珠玑，生民膏血，不可轻耗。汝等当广进贤才，以恭俭爱人相规，不可以奢靡蠹财相导。夫二君，庸主也，而此一事偶尔得之，则臣不敢以为非也。陛下聪明睿智仁孝恭俭之主，而此一事偶尔行之，则臣亦不敢以为是也。或谓臣能言其不可，而不知珠之用，为成造王府、

妃珠冠等项而取，亲亲恩典，终不可废，恐难遽止。

臣以为陛下之于诸王，宠之以恩礼，结之以忠信，厚其禄饩而通其情，不违其所欲，且使其知陛下不以仪饰而略恭敬，不以绮丽而伤俭素，亲亲之情，弥久弥笃，又何论一冠之轻重耶。况该监题称库内尚有余剩扁小珍珠，是犹可以备饰冠之仪，亦未遽至缺乏，如少俟数年，池蚌渐老，民困少苏，徐取而用之，则陛下亲亲之义，爱民之仁，用物之节，亦并行而不悖矣。臣又思，上用偶缺，该监请办，拟而行之，于例固无不可者，而时势不可则非。臣在地方者，不能知陛下固难悬断而不可知也。故曰知其不可而不为陛下言者，臣之罪也。此臣所以不揣狂妄，按沥肝肠，竟持三不可之说，冒昧尘渎，伏愿陛下法古先以恭明命，昭令德以示四方，尚恩礼而笃宗亲，敦朴素以远珍丽，省财力以厚黎元。乞敕户部再加查议，将采珠一事暂赐报罢，则一方之民不觉鼓舞更生，而海滨岭表咸歌尧舜之圣矣。

### 乞裁革珠池市舶内臣疏<sup>[7]</sup>

林富

事臣照得广东滨海与安南、占城等番国相接，先年设有内臣一员，盘验进贡方物。廉州府合浦县杨梅、青莺二池，雷州府海康县乐民一池，俱产珍珠。设有内臣二员，分池看守，前项各官或用太监、少监、监丞，初无定衔。成化、弘治年间，乐民珠池所产日少。至正德年间，官用裁革，惟廉州珠池一向存留看守。臣窃计各官供应之费，市舶大监额编，军民殷实，人户各五十名，而珠池役占不减其数，珠池大监、额编门子、弓兵、皂隶等役，而市舶所用亦不为少。及查先年番舶虽通，必三四年方一次入贡，则是番舶未至之年，市舶大监徒守株而待，无所事事者也。迨番舶既至，则多方以攘其利，提举衙门官吏曾不与知，万一启衅，则该管官员固有莫知其由而反受其咎者矣。况历年额编殷实，及所占匠役无故纳银以供坐食，为费不赀。珠池约计十余年一采，而看守太监一年所费不下千金，十年动以万计。割黄金之费，守二池之珠，于十年之后，其所得珍珠几何？正谓所利不能药其所伤，所获不能补其所亡也。

臣故以为市舶、珠池太监，俱不必专设，以贻日后腹月削之害。市舶乞敕巡视海道副使带管，待有番船至澳，即同备倭提举等官，督率各该管官军严加巡逻，其有朝贡表文见奉，钦依勘合，许令停泊者照例盘验。若自来不曾通贡，生番如佛郎机者，则驱逐之。少有疏虞，听臣纠察，庶几事体归一，而外患不生。若欲查照浙江、福建事例，归并总镇太监带管，似亦相应。但两广事情与他省不同，总镇太监住扎梧州，若番舶到时前诣广东省城，或致久妨几务。所过地方且多烦扰，引惹番商因而辄至军门，不无有失大体。故臣愚以为不如命海道副使带管之便也。其珠池乞敕海北道兵备官带管，既系所管，汛地又免编役供需，禁命易及，民困可苏。若谓珠池乃宝源重地，宜委内臣看守，诚恐倚势为奸，专

权生事，宪职不得禁诘，诸司不敢干预，非惟费供亿之烦，抑且滋攘窃之弊。故臣愚以为不如命海北道兵备官带管之便也。

伏望皇上轸念边方，军民穷困，特敕该部从长查处，将市舶珠池内臣取回别用，其额编军民股实，人户及占匠役并门皂隶等役尽数裁革，仍乞降敕巡视海道及海北道兵备官各行严督。官兵巡察以待抽盘，看守以待采取，则省内二员费，不啻齐民数十家之产，而地方受惠，边缴获安矣。

## 林公德政碑

林文

夫子以政令刑罚为化民之务，而必曰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。传循吏者，仁厚之士凛凛德让有捍御之功，自安乐之有富教之，寔自咏叹之可多人能哉。于今见林侯未相识也，后读郡守饶君秉鉴新城之记详，其行事文其后，司训许君文焯以文笔之书请记其德政之碑，益知其详。

侯名锦字彦章闽连江人，庚午乡试第，授廉之合浦训导，正身立教，廩庠生多从问学。天顺庚辰蛮寇起海滨陷郡县，灵山当其冲，尹丞先事去都，宪叶公时巡抚两广，檄侯来署，侯视南郭外，民居处数十家而城中、县治、军营之偏塞无有隙也。丞命取木于山，环民居树栅五百余丈，为之保障，岁且不登，多窘衣食，倾仓赈给，无有空乏，无何满秩之京，寇毁其栅，民溃入山林，往往相泣也。叶公具其绩于朝，请授知县事，诏从公言，民闻知相率来归，于时寇势纵横剽掠无虚日。侯躬率民壮随所至往御，明年壬午正月于战于罗和水口，败之，闰月又败之。墟黄岗岭下五月晦前二日，大败之。新庄前后俘斩近六百人，邑以无虞。乃谕民拔木栅筑土垣，因旧城开之，上具睥睨，铺下通重门，外壑深壕，迁县治于其中，安危偕之，费巨财，不告匱役，烦民不言劳而笑语嘻嘻式歌且舞，谓他邑灾害之相仍，而我耕樵时事，鸡犬相闻也。

侯事神、育材尤所加意，大成殿南北坛倾颓久矣，修饬如新，建学后堂，开两斋为絃诵所，戎事稍暇，坐其上，问难经旨，讲肆礼义，民多往观，久则服其教。婚有时，丧有制，蒸有序，孝友有节，尊卑有秩，邹曾雅俗倏尔荒服见之。侯贤于人远矣，然侯之治小邑，耳得郡佐之千里刁斗之息矣，得藩佐之一方衽席之安矣，而询其设施次第，初不事刑罚之严，捐之以俸，富室输财先之以身壮夫效力。

夫子语子路先之劳之，侯之用矣。子路以政事名而其志曰：千乘之国，加之师旅，因之饥谨，为之三年，有勇且知方也。门人尚述之（示以）后世，林侯之贤不有述之为善者几于怠乎。故不拒父老之请，次第其辞，刻诸石。

## 采珠行（并序）

林兆珂

先大父少司马公之总制两粤也，疏罢采珠，摈中官柄，廉人至今尸祝之。兆珂来守是邦，故老犹读采珠中官作威状，咸颂先大父之德不衰。兆珂不敏，不克承先志，惧承平日久，未悉中官恶焰，仍蹈前辙为民害，爰系以词，不计工拙也。

骊龙惊徙蛟人愁，冯夷海若声啾啾。  
七采珠玕合不得，重重贝阙遭冥搜。  
汉家神武威荒服，越人来贡珊瑚熟。  
武皇南顾廛宸衷，节钺权寄貂珰属。  
太清明月薄蟾蜍，诏书南下大征珠。  
岁发金钱三百万，渤海横天尾舳舻。  
倏忽狂飙吹浪起，舵折帆摧舟欲圯。  
哀哀呼天天不闻，十万壮丁半生死。  
死者长葬鱼腹间，生者无语摧心肝。  
群起争赴鼉鼉窟，那顾安流与急澜。  
蛟鳄磨牙竞相向，积血化为海水丹。  
恨不远从辽海戍，纵往死地死亦宽。  
今秋天半朱霞赫，内府奇珍应可得。  
万落千村半已残，后宫犹未增颜色。  
内使自称王爪牙，怒目恣睢限严勒。  
我祖白简弹中官，九重天子变龙颜。  
诏下明光罢开采，貂珰失色旋长安。  
吁嗟乎！“以人易珠”人不见，烟水茫茫寒一片。  
若使今日孟尝来，珠去无还翻所愿。

## 合浦

钱子正

精诚感物物何知，一德能回造化私。  
人去似闻珠亦去，月明长为照空池。

## 送戈勉学太守之廉州

朱诚泳

天家有诏起龚黄，暂抚东夷近海乡。  
夹道旗亭榕叶暗，绕城村落荔枝香。  
扶桑日上春无瘴，合浦珠还夜有光。  
壮志不须嗟远别，男儿出处付穹苍。

## 孟太守祠

甘泽

为官合浦去珠还，万古流芳天地间。  
富贵心轻犹敝屣，贞廉名重并高山。  
来时岭外神明惧，去时辕前父老攀。  
自是仁民恩到骨，至今祠屋祀天南。

## 廉江

饶秉鉴

长江来浩浩，何事得廉名。  
自是源常洁，因之流也清。  
浪浮云影动，波静月华明。  
寄语沧浪客，于兹好濯缨。

## 孟太守祠

饶秉鉴

当代临民日，贤声世共传。  
化行千里郡，珠还九重渊。  
祠古人犹仰，庭空雀自喧。  
枢衣重瞻拜，怀感思悠然。

## 还珠亭<sup>[8]</sup>

饶秉鉴

登亭试相问，珠去若为还。  
自古仁恩洽，宁非气化关。  
声名千古后，风景四时间。  
我亦为民牧，于今鬢已斑。

## 海角亭

饶秉鉴

昔年曾到天涯驿，此日重登海角亭。  
共喜遐方多胜概，谩论边郡得廉名。  
孟尝事业谁能继，马援功名独见称。  
天关遥瞻浑咫尺，夕阳回首寸心倾。

## 南浦生珠（二首）

饶秉鉴

一

南浦茫茫接海洋，明珠海底久珍藏。  
贝宫漫说生明月，鲛宝宁知有夜光。

二

瑞采晓胜波潏潏，蚌胎时吐水苍茫。  
也知至宝难长晦，万怙于今拥帝旁。

## 还珠亭

林锦

合浦还珠世所称，危亭移建事更新。  
若将物理论孚感，一代恩波一代人。

## 海角潮声<sup>[9]</sup>

朱勤

孤亭近海海门隈，时听潮声海上来。  
万水有波俱喷雪，九天无雨自鸣雷。  
沙头震动鸥群散，枕上惊残客梦回。  
消长古今同一理，险夷犹自在灵台。

## 还珠亭

赵瑶

瑞采含辉水一湾，珠生老蚌济民艰。  
曾驱万命沉渊底，争似当年去复还。

## 大廉山

吴廷举

危途疲马信间关，合浦埋轮十日间。  
国有仁贤惟宝在，家无担石比珠还。  
秋声近与江声接，景色宜兼曙色看。  
行李纷纷游宦子，几人不愧大廉山？

## 阳江避热入海，至濶洲，夜看珠池作，寄郭廉州

汤显祖

春县城犹热，高州海似凉。  
地倾雷转侧，天入斗微茫。  
薄梦游空影，浮生出太荒。  
乌舸藏黑鬼，竹节向龙王。  
日射濶洲郭，风斜别岛洋。  
交池悬宝藏，长夜发珠光。  
闪闪星河白，盈盈烟雾黄。  
气如虹玉迥，影似烛银长。  
为映吴梅福，回看汉孟尝。  
弄绡殊有泣，盘露滴君裳。

珠池篇，赠房师廉州司马耐庵庄先生北上引兄<sup>[10]</sup>

罗天尺

南海古称珠玉乡，光生日月为火房。  
蚺蜃养胎吐光怪，大能照乘小明珰。  
内蕴真阴有灵气，宝光自能识贪吏。  
天吴一夜海水移，蛟人尽化穷民泪。  
当今孟尝为我师，廉州持节分虎符。  
誓心自欲贪泉水，赠客为书荔子图。  
使君来作珠宫长，明珠一一归象罔。  
撤去任悬龙□装，探来更向罗天榜。  
珠江万顷广州东，珠崖咫尺琼州中。  
烛天夜夜冲牛斗，五色迷目安能穷。  
我本渔人持鱼目，暗中品题混千斛。  
天水簸光漾韩潮，声价增华耀楚璞。  
使君持我比池珠，媚川自爱清光殊。  
献之明堂不得价，弢光敛影仍江湖。  
今年天上月将满，使君名入山公歛。  
岭外水街见一条，天下清官来五管。  
自愧不能称纪事，随公内府书元秘。  
又恨不能联五星，上为天下贵文明。  
羨公胎珠本如月，同月圆兮不同缺。  
他年悬向白云端，更望台光照东粤。

清乐轩

康基田

白鸥海上来，偶逐孤云住。  
迁客本无家，乃有诛茅处。  
碧藻戏游鳞，明霞掠飞鹭。  
云构已云颓，清辉宛如故。  
真一酒曾倾，瓶笙诗独赋。  
神交溯前修，风流有余慕。  
漂渺化人台，烟空出江湖。  
风泉泻幽壑，鱼鸟同旦暮。

沧浪濯吾纓，试问芙蓉渡。

## 廉州纪事

康基田

廉州治东十里青牛城，古越州城也。秦为象都地，三国吴易治珠官。州之名廉，以大廉山得名。宋咸平初，始建今治于廉江东岸，扼塞海北，远镇交南，岭外诸郡之莞枢也。山自大廉左旋，水由郁林右折，大海涌其前，山平土沃，农桑鱼盐之利，甲于他郡。唐宋以来，夙称繁富。前明永乐间，甲科尤盛。自宣德后，渐以不振矣，四峒外叛，山海寇盗窃发。景泰、天顺之间，八寨流寇出没。灵山、合浦、石康境上，安南叛服不常，招引倭寇，或啸于山，或横于海，奔行南北，焚掠墟市。向时殷繁饶裕，称为乐土者，为战场，为牧地，为逋逃渊藪，历乱二百八十余年。我朝武功耆定，始平海寇，扫荡施党余孽，擒方云龙、朱叔啸聚之众，而贼氛始靖。廉民生聚至今仅百余年耳，山泽之土未尽垦，诗书之气未尽复，凋敝之民未尽乐生也。癸巳余奉命守土，目击心忧。谋诸父老，复古卫民墟，筑庐舍二百余间，招徕商贾，寻龙江故道，引源头水自龙津桥西流至城南，入于廉江。江之南有海门书院，学舍为江水所啮，移置北岸，延名师训课。

廉濒海，阳燠之气常泄，阴湿之气常盛。晨夕雾昏，春夏雨淫，人多中湿。城内水道闭塞，民间池塘围筑断流，一通淋雨，水无所出，居民土屋即圯，瓦砾弥望相视。城东旧有洞，湮塞已久，亟为疏之，宜泄城内池塘，并入于河。先由城西隙池凿沟，自北而南引水，环绕东注，开城北水塘，转东南下，合西来之水汇流，由水洞出口。沟东西立桥，水濛学宫如带，随桥立坊，又建重楼五楹于城东南，祀奎宿以应文明。规制略定，乃制公廨。边疆要地，观瞻宜肃，于是廓新中堂，建谯楼五楹，用符体制，增高后堂使与楼称。东西加筑吏舍。不数月，内外诸工以次告竣。

夫治事者，法也。行而宜之者，心也。有行法之心，而后有宜民之法。太守职在亲民，民间利弊疾苦，下至日用琐屑，求所以宜民者，无虑不知，知而不为，与不知等，为之而不尽其力建树，有所振兴，每怀战惧。顾念三廉，僻处南服。南望海角，西望天涯，名人辙迹所不到，津要所不通，惟赖长民者，扶持振作。事非一端，纪其莅治所有事及殫力究心，稍有补于民生日用者，具列始末，使后有考证，补其不逮，是余之幸也。故记之。

## 还珠亭赋<sup>[11]</sup>

仇蘊成

杂山川之秀丽，本天地之涵濡，钟异品于南粤，产奇姿于海隅。三池成毓，两汉顿殊。水德钟灵，圆缺应天中之明月；川流献媚，去来唯海底之珊瑚。老蚌成胎，处清流而自足；骊龙未睡，翻巨浪而无虞。于是舟予扬风，鲛人泣玉，握自掌中，来从水曲。取诸水而裕

如旧，于人而各足，莫不共乐清风，咸安仁俗。空亭苍莽，残碑半没青烟。太守清廉，利水犹传芳躅异乎。患避涸鱼已得深渊而不返，恍乎跃同神鲤相邀，汲浪而俱还。秋来兮，烛天所当藏以御火；月满兮，腾地奚可诈而度关尔。乃信及豚鱼，称循良于不朽；功回蚌蛤，志盛事于无垠。几经代变时迁，姓名犹在；任彼星移物换，亭角维新。其为地也，下临江渚；其为阁也，上摘星辰。风飘飘兮入耳，水渺渺兮生春；或登高作赋，或洗盏饮醇，谁不临流慨慕，望古怆神。珠不胫而还水，亭半壁而蒙尘。今者欣逢景运，屡庆丰年，光华远被膏泽，丕宣不求异物。所宝惟贤，孰不思效凤衔贡，一双手殿内。欲同鱼报照十二之车前。合浦长流孟氏之芳规，虽邈明珠在握，名臣之劲节，宛然苟其兴于今日，又奚让乎。我先对河清而浴德，抚海角以完名，将见人杰地灵，百族呈其瑞，山辉川媚，八珍显其精。开无穷之铁网于沧海，收满腹之珠玑于羊城矣。

## 登还珠亭有怀孟伯周太守

黎瘦林

步上珠亭眺珠浦，珠光射日照环堵。乃知斯处显奇人，动地惊天亘今古。忆昔当年二千石，诛求无艺政如虎。明珠尽徙去他方，民食生怜绝绮釜。福星照耀驾频来，下车遂即施霖雨。闾阎沐泽一时齐，恩流洋溢廉州普。蚌胎含孕复知归，快洽民心争鼓舞。筑亭因以表官风，遐途过从皆仰睹。琴鹤清高迈昔贤，试问几人能继武，银章愧煞空簪组。

## 题海角亭

吴兴祚

未经海角处，何以识天涯。夜汞潮推月，秋高浪卷花。  
名心争似水，诗思蔚如霞。极目空亭外，经华望转赊。

## 海角亭晚眺

鲍俊

天南地尽海溟蒙，海角亭高锁远空。  
树色连云围郭绿，波光浴日射桥红。  
清歌渔叟惊沙鹭，终古才人感雪鸿。  
安得坡仙瞻万里，同敲铁板唱江东。

## 珠浦杂咏（二首）

马倚元

一

西南半壁尽流沙，多少贫民也住家。  
贩得鱼盐齐趁市，终年海上足生涯。

二

当年底事设珠场，为采明珠百亩荒。  
却喜近来珠不返，依然生计重农桑。

---

[1] [隋]虞世南：《北堂书钞》卷七五《设官部二十七》引谢承《后汉书》，北京：中国书店出版社。

[2] [南朝宋]范晔撰，[唐]李贤等注《后汉书》卷七六《循吏·孟尝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2473页。

[3] [宋]王象之：《舆地纪胜》卷一二〇《广南西路·廉州》，扬州：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，1991年，第919页。

[4] “史君方似古人清”，《两宋明贤小集》（四库本）、《记纂渊海》（四库本）作“使君方似古人清”。

[5] [清]鄂尔泰《贵州通志》卷三七刘之龙《太守箴》，参见向群、万毅、林英主编《历代文献中的合浦汉唐史料汇编》，南宁：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256页。

[6] 原题为“乞罢采珠以苏民困以光圣德事”。

[7] 原题为“应诏陈言广圣谟以答天戒事”。

[8] [明]张国经修，郑抱素纂《（崇祯）廉州府志》卷一三《诗赋志》，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刻本影印，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《广东历代方志集成·廉州府部》（一），广州：岭南美术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229页。

[9] [明]张国经修，郑抱素纂《（崇祯）廉州府志》卷一三《诗赋志》，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刻本影印，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《广东历代方志集成·廉州府部》（一），广州：岭南美术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244页。

[10] [明]郭棐编撰，[清]陈兰芝增辑《岭海名胜记增辑点校》（下），王元林点校，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1410页。

[11] [清]张埔春等：《（道光）廉州府志》卷二六《艺文》，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《广东历代方志集成·廉州府部》，广州：岭南美术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704页。